

6-2

9

班氏禮齋

卷一 卦皮集

班氏遺書班叔皮集序

班氏家世具詳漢書敘傳成帝時班壹四世孫況始由晉代間徙昌陵三子伯旂稚稚生彪彪與旂子嗣學修儒光武兵起彪避地河西周旋隗囂竇融間及天下已定著述以終二子曰固曰超超立功西域女昭爲曹世叔妻隋經籍志云彪有集五卷今輯其文十三篇爲一卷以子超孫勇文三篇附焉固昭舊各有集今別爲輯錄後書彪固同傳彪安陵人固弟超傳則云平陵人漢書臣瓚注惠帝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黃圖云去長陵五里昭帝平陵瓚

注云在長安西北七十里今陝西省志云安陵在咸陽東
三十里平陵在咸陽東北十三里二陵相距甚近以故父
子著籍其間也三輔人材東漢最盛若夫武達文通萃于
一門父作子述秀鍾女師舍班氏外莫與京矣癸亥二月
張鵬一敘于三原胡氏娛翠樓

後書本傳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
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
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
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
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
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
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

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
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
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成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
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
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
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
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旣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
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
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

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
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
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
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旣才高而
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
以後闕而不綴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
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
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詳彪復辟司徒王況府時東
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詳帝

納之後察司徒廉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
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
傳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
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數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
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
之篤也

漢書敘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
生棄於晉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櫟故名穀字
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

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
初定與民無祭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旗鼓
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
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
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
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
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
安況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
宜勸學召見晏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

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
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
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沈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
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曾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
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
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卽拜伯爲定襄太守
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

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醇酒共諫伯
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
廼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
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
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
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待
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
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
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舐事自大將軍薨

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
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
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
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曰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
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
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
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
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歎曰吾久
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

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
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
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
聞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爲邊都尉後
復徵之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尙未效富平侯反復來
其能默庠上謝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
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
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
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承

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
惜焉旂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
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旂以
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
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
東平王傳旂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爲黃門郎
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
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卽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
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旂而弟畜穉

旂之卒也修總麻賻贈甚厚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政
方欲文致大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
邪太守公孫闔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
郡諷吏民而劾闔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
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爵且後宮賢家我所
哀也闔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
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
罹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
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

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
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常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
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
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
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
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
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黃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
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

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絀聖人之
罔不顛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
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
馳顏閔之極摯旣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
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
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
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
時隗囂據隴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
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

並爭天下分裂數世於後廼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
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見叔皮集隗囂終
不寤迺避堅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
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
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